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
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

· 获 · 创 · 作 · 一 · 等 · 奖 ·

剧本选集

文化部献礼演出办公室 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蒋牧丛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

献礼演出获创作一等奖

剧本选集（下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¹/₃₂印张15.375 插页9 字数316千

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4,730 册

书号：10118·388

定价：1.61元

下 集 目 次

王昭君(五幕历史剧)

.....曹 禺 1

报春花(七场话剧)

.....崔德志 165

权与法(四幕话剧)

.....邢益勋 255

救救她(八场话剧)

.....赵国庆 331

滚滚的黄河(六场话剧)

.....张鸿生 刘水长 429

王 昭 君

编剧 曹 禺

导 演 梅 阡 苏 民

设 计 王文冲 宋 垠 鄢修民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

人 物 表

王昭君 十九岁。汉宫待诏,后为匈奴阏氏(yānzhī 音“烟支”)。

姜夫人 四十开外。汉宫女官。王昭君的姑姑。

盈盈 二十岁。汉宫侍女。

戚戚 二十岁。汉宫侍女。

孙美人 六十多岁。汉宫“美人”。

汉宫娥、侍女若干人

刘 奭(shì音氏) 四十三岁。汉元帝。

王 龙 二十二岁。汉元帝之王皇后的弟弟。送亲侯。

萧 育 五十五岁。汉朝中郎将。送亲正使。

王公文武大臣若干

黄门若干

抓金瓜武士若干

太监、礼官若干

呼韩邪(yè音耶) 四十七岁。匈奴单(chán音蝉)于。

苦伶仃 六十五岁。匈奴龙庭奴隶。

乌禅幕 七十五岁。骨突侯。单于的岳父和他手下的用事大臣。

温 敦 三十五岁。匈奴左大将。乌禅幕之子，呼韩邪的妹夫。

休 勒 约四十岁。温敦帐下的小当户。

拔 都 二十多岁。龙庭卫士长。

玛 纳 四十多岁。穷苦牧民。

小玛纳 十岁。玛纳之子。

匈奴礼官、卫士、武士若干。力士二人。

少年贵族二人——休勒之子。

阿嫫洁 三十二岁。匈奴大公主。呼韩邪之妹、温敦之妻。

匈奴侍女、女兵若干

匈奴少女们、歌手们。男女牧民们

时间和地点

- 第一幕** 时间：竟宁元年(公元前三十三年)。暮春四月。
地点：汉后宫。
- 第二幕** 时间：前场午后。
地点：汉建章宫。
- 第三幕** 时间：三个多月后。夏天。
地点：匈奴龙庭。
- 第四幕** 时间：紧接前场。
地点：龙庭附近。
- 第五幕** 时间：距前场一天午后。
地点：昭君的帐幕。
草原上。
匈奴单于祖庙前。

第 一 幕

公元前三十三年——汉竟宁元年。

暮春的清晨。长安，汉长门宫侧，一个静悄悄的庭院里。院内有石溪、池塘、垂柳、雕栏，碧悠悠的青天映在水里。仰望森森的宫墙，隔断了春天，隔断了人世。从墙外流进来的溪水又汨汨地流到太液池去了。

四月天，黄鹂低鸣，飞絮蒙蒙，雪白的梨花开得茂盛，仿佛都听得见蜜蜂嗡嗡地叫着。

侧面是王昭君的寝宫，回廊一面临水，一面便是院内小小的中庭。

院正中，是一座青色的大门，难得开一次，一般总是由后面的小门出入。

隐隐的笙歌似乎从天外飘来，那是太液池的尽头，在那里，仿佛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为什么正热闹得紧。

这里，帘栊垂下来，垂柳在栏杆上拂来拂去，春天就在这寂寞幽静中消逝了。

院中石径上，放着一架箜篌，一张胡床，几个绣墩错落落地放在一尘不染的石板上。

王昭君，十九岁，乍看上去象是一个沉静温柔的姑娘。一双秋水似的眼睛，神采清明，顾盼多姿，有时眉宇间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沉思的神态。在某种情况下，有时也出人意表地露出一种轩昂夺人的光彩，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子。

王昭君倚着廊柱，望着池塘，旁边是盈盈，一个欢悦多情，聪明伶俐的宫女。

另一个宫女戚戚，一个谨慎小心，有些呆板，好哭，事事总往坏处想的宫女，坐在箜篌旁弹弄着，发出优雅的弦音。

墙外，甬道上，滚滚走过一辆宫车。戚戚住手。

盈 盈 又过去一辆宫车。（对王昭君）昭君姑娘，你不偷偷出去看看吗？

戚 戚 今天宫里热闹极了。你听，吹吹打打的，这不是从太液池那边来的吗？宫里的人都到太液池那里去了，等着看匈奴大单于。

盈 盈 就是我们关在这里。

戚 戚 盈盈，姜夫人不许我们去，那就别去吧。去了，惹出麻烦，姜夫人又该骂我们了。

〔墙外，鼓吹乐器，隆隆的鞀鼓敲了好多下，有人喊着：“肃静！匈奴大单于车驾就要进宫，车驾已经来到未央宫前，后宫肃静！”〕

盈 盈 (跑到门缝望)多少人哪!多少仪仗!快来看!(王昭君和戚戚都没有动)人家大单于几千里路来到长安,要娶汉朝公主。皇上赐天下大吃大喝三天,长安的人都出来了,都要看我们汉家皇帝的女婿,就你们两个不起劲!

戚 戚 姜夫人不叫看,看了叫大单于点了去,一辈子再也见不着长安了。

盈 盈 怕什么!你住在长安,就在这院子里,三年了!你看见了几丈远?

[笙歌悠扬,柳丝在王昭君面前轻轻地拂动着。

盈 盈 昭君姑娘,您怎么又半天不说话了?想什么呢?

王昭君 我想一件事。

盈 盈 什么?

王昭君 我想的……自己也不明白。你说,人可以活几年?

盈 盈 几年?七八十来年吧。

王昭君 那么,关在这墙里要几年?

盈 盈 也七八十来年吧。

王昭君 那么为什么要我进来呢?

戚 戚 为什么?

盈 盈 天子选的,姜夫人送来的。您有一个好姑姑姜夫人哪!姜夫人说,您是命中注定要当皇后的。

王昭君 那就是了。现在我想出去,就从这个门堂堂皇皇地出去。

戚 戚 昭君姑娘,出去?

盈 盈 您说梦话呢吧?

王昭君 盈盈，我要出去，就从这里正正当地出去，再 也 不回头。（把手中的卵石向池塘扔去，塘边的水禽惊起飞去）

戚 戚 姜夫人来了！

盈 盈 昭君姑娘，您姑姑来了。

〔姜夫人上。她是一个高大身材的贵妇，一个雪白的圆胖子，四十开外了，声音洪亮，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。她在宫里有二十多年了，出入宫廷，是一个不算很得意的女官。但她有资历，好摆架子，知道宫帟中许多秘闻，熟悉后宫的礼仪，懂得一些如何晋升的门路，但她并不聪明。在宫廷里她有一定的威望，大家都有些怕她。她好说，自以为是，非常崇奉皇室，是一个“保守派”。她觉得她一生的希望就在她哥哥的女儿王昭君身上。她一直培养着王昭君，也非常溺爱她，但她一点也不知道王昭君是怎样一个人。

她身后跟着两个小黄门。

姜夫人 （对小黄门）小黄门，你们回去，天子国舅王龙进了宫，你们就来告诉我。

〔小黄门下。

姜夫人 （喜孜孜地）昭君，有件大喜事我要告诉你。你就要——（神秘地）这事谁都还不知道呢。（望着盈盈和戚戚）你们谁也不许讲出去。

戚 戚 是，姜夫人。

姜夫人 （得意地）昭君，你姑姑可为你办了好事了，你就要高升了。你就要——（忽然）不，我不说，宫里的事情是

不能先说的，这天机不可泄露。昭君，正宫皇后虽然跟咱们同姓一个“王”字，她再也想不到你身上。只有你姑姑我，才真正想着你一辈子的大事。——咦，你怎么不吭声呀？怎么一点喜容都没有呀？

王昭君 您的“喜事”还没有说，我从哪儿“喜”去？

姜夫人 对，不说。还是憋你们一会儿，我还是不说。昭君，昨天我给你们讲到哪儿了？

王昭君 您讲到“德言工容”，姑姑。（坐在绣墩上）

〔盈盈端上茶来。〕

盈盈 姜夫人，请用茶。

姜夫人 对，“德言工容”。（没有接茶，就滔滔地讲下去）盈盈，你也坐下听！戚戚，你也听！“德言工容”，“德”就是道德的“德”，“德”就是女子的德行。你们要目不斜视，耳不旁听，口不乱问，心不乱想。一言以蔽之，女人就得象个女人的样子。如今，昭君，你在汉宫三年，这就更不同了。你总归是要见皇帝的人，见了皇帝，得到恩宠，你就是有盼头的人了。要做万民之母，天下之后，都是从“德”那儿来的。你要从早到晚，目不斜视，身不乱动，心不乱想；见了皇上，脸上总是一副温柔敦厚，和和顺顺的面孔，就象我这个样！万民之母，都是这个样子，听懂了吗？

〔王昭君和盈盈不吭声。〕

戚戚 （木头木脑）听懂了。

姜夫人 （斜眼望了戚戚一下，又说下去）讲女子的“德”，这“心不乱想”，最重要！这“心不乱想”，也不是不想，要

想，就想天子，皇帝。你一天到晚，只要想这一个念头——皇帝，就成了。昭君，你听见了吗？

〔戚戚悄悄地推了推昭君。

王昭君 听见了，姑姑。

盈盈 （忽然发言）姜夫人，我陪昭君姑娘进宫三年了。我不知昭君姑娘想过没有，我是天天替姑娘想着的。怎么，想了三年了，早三遍，晚三遍，半夜又三遍，怎么皇帝还不来呢？

姜夫人 （喟然叹息）蠢材呀，蠢材！皇帝有后宫三千人，难道不要一个一个地轮吗？

盈盈 （噗哧一笑）哎哟，那要轮到什么时候呀？

姜夫人 蠢材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在宫里，有人轮到的，就有人轮不到的。我在后宫看了二十年，皇后就不是轮得来的。要不轮班，这里就有个讲究喽。这就不是你们能懂得的了。（睃见王昭君望着青天出神）你愣着作什么，啊？

王昭君 天骤然暖了，花气更香了。

姜夫人 （溜着眼笑望着她）你这倔丫头！你又在想什么了？告诉姑姑。

王昭君 没有想，姑姑，我什么都没有想。

盈盈 （插嘴）昭君姑娘，姜夫人说，心不乱想，不是不想，要想，就得想皇帝。听见了吗，姑娘？

〔隔壁传来孙美人幽幽的低唱声：

“北方有佳人，
遗世而独立，……”

伴着一手熟练的琵琶，清逸悦耳。

盈盈 隔壁孙美人在唱呢。

〔歌声：“一顾倾人城，

再顾倾人国。……”

王昭君 她唱得真好，就象个小姑娘似的。

盈盈 小姑娘？她六十多岁了。她想了皇帝四十多年了，都想成了疯子了。按说，也该轮到了，怎么还没有轮上她呢？

姜夫人 这叫“轮不着”，轮子外边的，轮的，不轮的，都没有她。盈盈，你就是话多。所以“德言工容”，第二就是“言”，言语的“言”。女子的“言”就是少说话。这怎么讲呢。昭君，你记住。（很得意地）人家说“好”，你不要说“好”，你就说“哦”！人家说“不好”，你也别说“不好”，你就说“啊”！然而最好，还是嘴里一个字没说，可心里的话，就在这眼神儿里，又都说出来了。这才是女子的“言”，世上最深沉的言语。这个道理不浅，听懂了吗？

戚戚 （木头木脑）听懂了。

姜夫人 你多嘴！昭君，你呢？

王昭君 （不耐烦地）听见了，姑姑。

姜夫人 有了“德”，有了“言”，剩下的，就是“工”、“容”了。“工”就是做活儿，不用说，不重要，这是为磨时候的。“容”，容貌的“容”，就是修饰，打扮，不用说，重要极了，这是为了——

盈盈 （插嘴）给皇帝看的。

姜夫人 （夸赞）你说对了。“德言工容”不是我瞎编，是圣人说的。有出处，出，出在——咦，我怎么忘了？

王昭君 《周礼》。

姜夫人 好孩子，我不爱念的书，你都念了。你就是一个毛病，书念多了，都念糊涂了。（把茶一呷）噫，我说累了。我又该为你跑路了，我的孩子。你听见没有？（喜鹊叫）喜鹊冲着你叫呢！我的儿，我该走了。我哥哥剩下的独根女，我们王家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这无父无母的、苦命的、只有你姑姑疼的孩子。（转向戚戚）刚才喜鹊向哪边飞了？

戚 戚 向南。

姜夫人 开南门，我向南走。昭君，今天真要给你带喜信来了。姑姑不会白把你送到宫里来的。你可要见着咱们皇上了。

〔姜夫人雍容华贵地走下，盈盈和戚戚恭恭敬敬地陪送出去。〕

王昭君 （望着墙外的青天）

母亲，你生我为何来？

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我来陪伴？

难道这苍松、垂柳、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？

啊，这一天三遍钟，夜半的宫漏，

一点一滴，象扯不断的丝那样长。

姑姑啊，你错了打算，欠商量，

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汉宫墙。